



遭遇过皮艇侧翻 也曾与江豚同行

一人一艇漂流长江的102天

▲6月6日,孙文竹从攀枝花出发,开始漂流长江的壮举。

▲9月12日,孙文竹从武汉出发开启第三阶段行程。

前进

划着桨唱着歌与江豚同行

除了命悬一线的翻艇,还有重庆江津3米高的大浪,突然袭来的暴雨,在码头躲避出人的船只……孙文竹每一天都有“惊吓”,但每一天也都有“惊喜”。

在葛洲坝下游约10公里处,孙文竹第一次遇到了江豚。此后,他又先后在湖北赤壁、鄂州、黄石见到过江豚,最后一次是在江西九江,也是他距离江豚最近的一次,“那天是傍晚,整个江面色彩对比度很强烈,看着黑乎乎的。”

夕阳下的长江有多美?一段很长的静水,没有一点风,身后有微微涟漪,面前的水面如镜子,阳光洒下来泛着荧光,山口斜入水中,被水平面分开形成倒影,上下完全对称。

孙文竹停下手中的桨,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“刚开始觉得太美了,后面安静得我都有点害怕了。”

从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到石首的一段,两岸森林葱郁,太阳西斜,余晖从树梢间洒落,翠绿与金黄交织,孙文竹划着桨唱着歌,惊起的水禽快速掠过江面,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画面就呈现在面前,“我当时正在直播,很多人都看到了。”

尾声

冲击最后400公里

8月23日下午5点40分,历时79天后,孙文竹回到了武汉,行程超过2400公里。从宜宾至武汉,是整体计划的第二阶段。在武汉长江大桥下,孙文竹“放肆”了一回,脱掉上衣,跃入江中。直播中,很多网友从长江沿线各个城市“发来贺电”。

回顾这一路,孙文竹表示,“我能挺住,但不代表我不难受”,他鼓励网友:“当你的内心无比坚定,如果有多年想逐的梦想、想追的执念,不妨大胆去尝试一下。”回到武汉,妻子来接孙文竹回家,“我们经常都有交流,她知道我的行程,父母是我出发后看新闻才知道的,平时都会叮嘱我注意安全。”回到家的孙文竹,专心陪伴两个孩子。

9月12日,孩子们开学后,孙文竹开启了第三阶段的旅程。从鄂州、黄石到安庆、池州,再过铜陵、芜湖,10月14日,孙文竹划进了秦淮河。

南京到上海,最后400公里。有网友提醒,后续行程受潮潮影响明显,要更注意安全。曾经的很多质疑,也变成了鼓励和点赞。

即将再次起程,孙文竹看了下天气,最低气温只有7℃,江风只会更冷,加上每天涨潮落潮,落差会有2至3米。他找了份潮汐时间表,只有落潮时间可以前行,并且要避开航道,还需要再换条大一点的艇。

孙文竹回想起了从攀枝花下水的那一天,“困难只有在路上才能遇到,黑暗的尽头总有光,但是你必须要去启程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梁家旗 图据受访者

出发

“现在不做,可能就再没勇气去做了”

34岁的孙文竹家住湖北武汉,在长江边长大的他,时常望着浩淼的江水,思绪也飘到了远方。上大学后,孙文竹喜欢上了户外运动,曾在秦岭徒步6天5夜。

真正让他决定一个人漂流长江,是读到了尧茂书的故事。1985年6月,被誉为“长江漂流第一人”的尧茂书乘着橡皮筏从长江源头出发,历经沱沱河、通天河,一个月后在金沙江触礁遇难,年仅35岁。第二年,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历时五个多月,成功漂流至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横沙岛,这是人类首次全程漂完6300余公里的长江。

妻子是必须越过的第一道“阻碍”。尽管知道孙文竹有这个想法,但妻子一直不同意。孙文竹“软磨硬泡”了很久,她最终松了口。“大概就是亲密战友之间的妥协。”妻子告诉他,“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,会一辈子遗憾的话,那你就去试一下。”

艇几年前就买好了,因此这次准备工作只花了5天时间,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四川攀枝花,觉得从这里下水比较合适,于是独自开车连夜赶到了攀枝花。

6月6日,天气晴好。没有仪式,也没有人围观,孙文竹给小艇打好气,穿上救生衣就下了水。3米长的小艇上放着装有睡袋、充电宝、雨衣等物品的大包,太阳能充电板,还有在攀枝花买的一包果蔬和一把面条。

当晚9点过,孙文竹发了第一条漂流视频。启程后不久,他便到达在建的银江水电站,江面变窄,江水流速加快。上岸观察情况后,孙文竹全力摇桨,顶着浪穿了过去。

“为啥要做这个事儿?”“岸上有车队跟着吗?”“肯定是划几公里就上岸坐车吧。”……网友的评论中有不少质疑的声音,对此孙文竹回应:“人总归是有冒险精神的,现在不做,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去做了。这是很多人都想做的一件事,只不过我去做了。”

翻船

“我可能要交待在这儿了”

按照最初的计划,大约30天就能抵达武汉,但孙文竹漂流26天后,才到达宜宾。

“面对未知,要有敬畏之心。”这是孙文竹经过银江水电站时说的一句话,很快,乌东德到白鹤滩之间的老君滩,让这句话具象化了。当地人听说孙文竹要在老君滩漂流,都跟他摆起了手:“落差太大,当年长漂就死过人,前几年漂流也死过人,太危险了。”

在江边查看过水情后,孙文竹听了劝,他在视频里说,“这次没有走老君滩,留下一点遗憾。”但很快,奔涌的金沙江还是给了孙文竹一个下马威。

在白鹤滩休整两天,换了新船和新桨,孙文竹继续前进。上一秒,他还在视频里说“前面有一大片白浪,远超我的想象”,下一秒,他已经浑身湿透,冻得发抖。

6月20日,四川凉山州应急管理局官微发布一则消息:“6月19日上午,经金阳

县山江乡综合应急救援中队、村组干部齐心协力寻找,终于在金河村发现一人和一只侧翻的橡皮艇在金沙江中漂着,但因水流湍急且离岸较远无法有效实施救援,队员只能暂时通过呼喊引导孙某前往棉沙湾浅滩处……”

文中的“孙某”正是孙文竹。在经过一段激流时,橡皮艇被打翻,孙文竹顺手抓住桨和一个包。穿着救生衣的他重新回到水面,但艇已经被冲远了。

耳边是轰隆隆的水流声,双脚离开水面时感觉发热,孙文竹知道,自己正在失温,手臂也开始发软,“水流太急,根本没办法靠近岸边。”那是他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非常近,“我当时想,可能要交待在这儿了。”

在当地救援队拍摄的视频中,一条橡皮艇反扣着,漂在水面上,看不到人影。好在水流平缓后,孙文竹终于抓住了艇,经过多次尝试才爬了上去。

博主“山取”回应哀牢山取材争议:

从未收到官方通知要求归还矿石

国庆期间,颜料师“山取”进入哀牢山取矿石一事受到广泛关注。据媒体此前报道,云南玉溪市新平县委宣传部回应,该博主进山取材未报备,要求其归还矿石,已对该博主进行批评教育。

10月23日上午,颜料师张俊杰在账号“山取”发长文回应这场持续多日的争议。

针对媒体报道的“官方要求归还矿石”的说法,张俊杰在回应长文中作了详

细说明。“被采访者是哀牢山一般工作人员,并非所谓的‘官方人员’。”他说,该工作人员对事实情况了解不清,媒体采访时有引导嫌疑,通过剪辑营造“官方感”,实际官方并未发布过任何“归还矿石的公告”。他还称,“当地县委宣传部对于该不实言论对我方造成的困扰,已向我方道歉。”

在该段文字下方,还贴出了备注为新平县委宣传部某负责人与“山取”的

信对话截图,该负责人称“确实是个误会,我们办公室人员没有经过我们审核,向部门人员简单了解情况后着急回应记者”。

随后,记者就张俊杰的上述说法致电新平县委宣传部,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,已关注到“山取”在网络上的此次发声,正在就回应内容的真实性作进一步核实。

对于此前舆论关注的进入哀牢山取矿石是否合法的焦点问题,张俊杰在回应

文章中表示,自己从事矿业行业十余年,熟悉矿业的相关法律法规,“包括进入什么地区需要报备、如何报备,报备文件怎么写,哪里是红线,发现矿石要怎么取样、怎么保护……怎么探是合法的,怎么探是不可以的”。同时,他还特别申明,“山取”的目的是推广宣传岩彩行业,视频中大量展现的异极矿,没有卖出过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